

中华人物报告文学集

外面的世界真精采，她做起了深圳梦：

她走进了花花绿绿的世界，然而，她住进的是铁皮工棚：

给香港老板干活儿不是“水深火热”，也不是“人间天堂”。

王天一 著

中国超级

打工妹

为打工妹怀上总经理孩子的事儿，她炒了老板的鱿鱼，可等待她的是……：

“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拴住了两颗火热的心；

从《失踪少女》到《青春驿站》

辽宁人民出版社

王天一 著

中国超级

打工妹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五·沈阳

(辽)新登字1号

中国超级打工妹

Zhongguo Chaoji Dagongmei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312号) 建平印刷厂印刷

字数:273,000 开本:850×11681/32 印张121/2
印数:1—21,000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任达 版式设计:宫飞
封面设计:朱越 责任校对:白丽

ISBN 7-205-3211-3/K·337

定价:7.80元



雷永才



雷永才



印会河



印会河



祁凤鸣



祁凤鸣



采访剪影



采访剪影



采
剪



访
影



采
剪



访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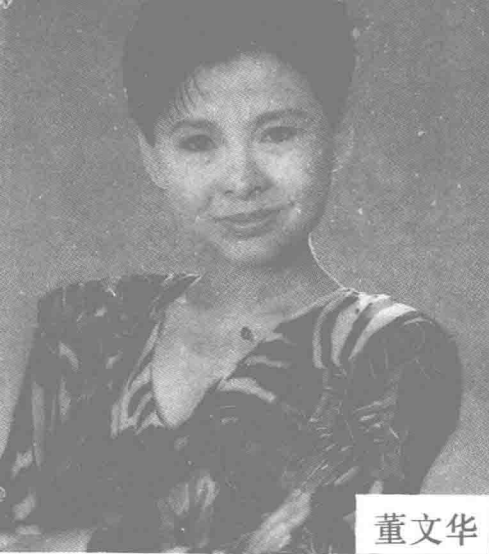


采
剪



访
影





董文华



王 联



安 子



毛阿敏



孙敬修



彭德怀



谢莉斯



李忠云

谢莉斯

李忠云



玛拉沁夫



雷永才

编辑出版说明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写作协会会员，现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王天一同志，曾在《人民文学》、《当代报告》、《世界潮》、《世界之星》、《名人传记》、《中华英才》、《中国人物文学报告》、《传记文学选刊》、《报告文学选刊》等全国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多篇获奖，有的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在读者中和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为满足广大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需求，在征得各有关文学期刊社和作者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从全国几家大型文学期刊发表的王天一新作中，选出了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十七篇结集出版。对于有些刊物在首发王天一作品时印刷过程中出现的文字差错，我们一一作了校正。

真诚地感谢各有关文学期刊社、作者及辽宁人民出版社对我们编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超级打工妹》编辑组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于北京

WANGTIANYIXINZUOXUAN

目 录

星空挂轮明月 1

中国超级打工妹 29

走进青山绿水 55

老蔺辞官 69

山路弯弯 86

百病克星 95

情感的呼唤 115

文坛千里马·····	136
舍命送“财神”·····	163
五运八卦神摩·····	170
大地不会忘记·····	187
弹到箏声醉人时·····	209
“百万歌王”谢莉斯·····	229
少女柔王李忠云·····	255
毛阿敏磨难记·····	275
彭德怀落马庐山·····	302
中国故事泰斗·····	352

星空挂轮明月

北 京工人体育馆里那多彩柔和
的灯光，照耀着一张张精神
饱满神采飞扬的脸。在后台一个
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着一位不

起眼儿的穿军装的小姑娘。她没心和观众共享这喜庆的节日幸福，也没心去欣赏那多姿多彩的文艺节目，低着头，呆呆地琢磨着什么。她知道，离她上场的时间还很长，说不定得闹腾到后半夜去。

她第一次参加全国最高等级的春节文艺晚会，而且导演又将她的节目安排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心里没底。但她知道这是一场关键性“战役”，对她一生的歌唱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知怎么的，此时的她，想起了电视机前的妈妈，想起了仍然是“贫民窟”的但永远是属于自己的那个家，想起了家里的那只还立放在外屋地墙角的大水缸——一个理想的“练声房”，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一个实实在在的丑小鸭……

她冲进学校文艺宣传队排练室，

歪着小脑袋和老师说：“我会唱歌，我能演节目！”

面对体育馆外面的万家灯火，董文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过去那些难忘的岁月。董文华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可当时她家生活得并不幸福，因为那是一个天灾人祸的年代——一九六二年。她家住在沈阳城里一个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这条小胡同里住着几百户人家，几十家构成一个大杂院，门对着门，窗对着窗。一大早，自来水管前和厕所门口，都排起长长的队。董文华上有哥哥姐姐，她是老疙瘩，一个大字不识在工厂做工的爸爸妈妈，总是亲昵地叫她老华。父母整日忙碌着，为的是让自己的四个孩子吃饱穿暖。可在那个年月，想弄个温饱，谈何容易。谁家不是上月盼下月，瞅着“粮食本”，

指望着那点死工资。可倒好，谁也别笑话谁，男女老少一理儿，一水的苞米面肚子，哆咪嗖裤子。

老华刚记事儿那个时候，世界不知咋的啦，人们个个是光屁股跳舞穷欢乐的主儿。不管肠子肚子打不打仗，嘴一咧，就唱起样板戏，头一晃，就跳起“忠字舞”。老华的哥哥姐姐都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他们人长得漂亮，忠字舞跳得好，嗓门亮，样板戏唱得棒。回到家里哥哥一段“提篮小卖拾煤渣”，姐姐一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勾起了大杂院里男女老少们的样板戏瘾，一个个迷迷登登南腔北调儿地跟着他们瞎咧咧了起来。哥哥姐姐唱得十分好听，老华羡慕极了。她扯着姐姐的衣襟，让姐姐教她唱。妈妈在一旁笑着说：“看你那个丑八怪样儿，哪象个唱戏的。”妈妈说的是实话，老华生下来就没有着人稀罕的地方，鼻子不像鼻子，眼不像眼的。老华红着脸不服气地说：“丑就丑呗，唱戏用的是嗓子，又不用脸蛋儿！”姐姐乐了，她轻轻地拍拍老华的脑袋说：“好，好，我教你，行了吧！”

老华朝妈妈一伸舌头，一挤眼儿，作了个鬼脸，推开屋门，撒丫子跑了。

老华一搭腔就上路儿，板是板，眼是眼，一招一式甭提多像了，把个姐姐乐得直点头儿叫好。对样板戏从不感兴趣的爸爸笑着对妈妈说：“还别说，咱们的老华唱得还真和匣子里唱的一个味儿！”没多久，老华在大杂院里就出了名，人们都说老董家的老丫头唱两下子。老华觉得美滋滋的，越唱越来劲儿。她对大杂院里的喝采声已远远不满足了，她要登登有灯有光的大舞台。姐姐看出了她的意思，对她说：“到舞台上唱可不是谁想去就去的，不下狠心练身硬功夫，不吃点儿苦头，舞台

边儿你都沾不着。”老华瞪着眼睛瞅着姐姐，使劲儿咬着下嘴唇儿。

老华犯愁了：练功夫，怎么练？在大杂院的父老兄妹面前“咿，呀”地喊，那得需要有多大的脸；等大杂院的人睡着了再喊，或是早晨早点儿起来喊，那样的话，多老实的人也得骂自己八辈祖宗。办法到底让她想出来了：到铁西工人露天俱乐部去练。董家离铁西俱乐部很远，老华掏裆骑着除了铃不响全身哪都响的“二八老白山”，唏里哗啦地冲进俱乐部。面对收起笑脸的月亮和眼都不愿眨的星星，老华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咿咿咿，咿咿咿——”喊走了星星，唱走了月亮的老华，心满意足地掏裆骑上她的自行车，唏里哗啦地赶回了大杂院。

“懒虫，懒虫，都怨你！”老华哭喊着。这是她懂事以来第一次和爸爸发火。“爸爸昨天太累了，沾枕头就没醒过来。就这一次，以后准耽误不了你！”爸爸十分抱歉地说。原来，爸爸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忘了叫醒老华。

唱得多好听总咧咧也有让人烦的时候。这不，大杂院的人们见面象有了什么喜事似的庆幸起来。张家老太太说：“今天没听董家老丫头咧咧呢，可是让人肃静肃静！”李家老爷子道：“是呢，准是嗓子出啥毛病了。也该歇歇了，公鸡打鸣还有个时候呢！”老华的爸爸也感到奇怪：每天下班都是歌声和练嗓声把他迎进大院，怎么今天大杂院里没传出老丫头的动静呢！爸爸走进屋里高兴了，他听到了老丫头的歌声，尽管声音很小，也很闷。爸爸从外屋到里屋也没看见老丫头人影儿，顺着声音找去，只见老华的头从外屋地的大水缸里钻了出来。“你这个

死丫头，屋里屋外的地方不够你唱的，还钻到水缸里去咧咧！”老华龇牙一笑，两手扶着缸沿，一纵身，蹦了出来。她不知听谁说的，在水缸里练声效果好，提高快，当然也有怕影响别人的缘故。爸爸看着老华从锅里把热气腾腾的窝头、馒头端到桌上，心里又是一阵高兴：老丫头小小的年纪，收拾屋做饭喂鸡洗碗样样干得利索，全家的“财务票证”让她管得严严实实，一笔一笔的账记得清清楚楚。放学回家还得买人吃的，鸡吃的，不等大人回来，饭菜做好了，鸡喂完了……全家人围到饭桌上，看到雪白的大馒头，个个往肚里咽口水，可谁也不先去拿。老华又来了着儿，一本正经地说：“馒头面前，人人平等，拿筷子闭眼扎，扎上啥的吃啥的。”哥哥姐姐真的闭上了眼睛，一筷子扎下去，都扎上了馒头。轮到老华了，她眯缝起眼睛，看准了，一筷子扎下去，扎上一个黄窝头儿。她一口咬下去半拉，边嚼边说香。

吃完饭，收拾完，老华总是抽出空儿来和大杂院的孩子们耍上一阵子。她玩啥就像个啥，啥都得拔个尖儿。和院里的野小子们在一起弹玻璃球，扇片儿，抽冰尜，不赢了不罢休。就连跑赛打把式，她也非占个上风不可。常常是弄得一身泥一身土的，手裂开了长长的口子，衣服袖子扇开了花儿。妈妈常数叨她没个女孩子样儿。

在学校，老华是出了名的“小精灵”。她不但嗓子好，学习成绩也好，什么题也难不倒她，老师特别喜欢她。下课了，她站在讲台前，敲着鼓点儿叫着板，唱开了“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小同学们围着她，听她唱。大家都说她唱得和“铁梅”一个样儿，就是长得不像“铁梅”。学校成立文艺宣传队，音乐老师下

到各班挑演员，老华寻思准能挑上自己，可老师偏偏没相中她。她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不明白老师为啥不要她。她觉得自己能一个把式从炕上打到地下——浑身都有本事，光样板戏就能唱上它几十段。大杂院里的人也说自己有两下子了，姐姐也说自己有“功夫”了。

放学了，学校文艺队的排练室里传出了优美的音乐声。老华背着书包走到排练室门口，她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勇气，一脚踢开文艺队排练室的门，一步跨进排练室，愣愣地站在门口。正在排练的老师和小演员们让老华给弄懵了，不知往下将发生什么事情。

“你找谁？”负责排练的老师问。

“谁也不找！”老华答。

“那你到这儿干啥？”

“我来唱歌，来演节目。”

老师乐了，小演员们也乐了。人们乐她那副小样儿：两只羊角辫朝天翘着，小脸蛋红红的，上面都绷了瓷儿。肥肥的裤子向上挽着裤角，花大褂子盖着屁股，衣襟快到了膝盖。人们一看就会知道，这衣服不是她妈的，就是她姐的。书包鼓鼓的，悠荡在屁股下面。

“过来试试吧！”老师亲切地招呼她说，并亲自把她领到乐队旁边。

她放开了嗓子，一首接一首，一段接一段，不管人们爱听不爱听，瞪着眼睛摇晃着脑袋，连比划带扭的唱个没完。

文艺队要参加市里汇演了，队里要求演员穿白上衣，蓝裤子。这对于别的演员来说，不是个问题，可对于老华来说，就是

个不小的问题。经常“拣剩”的老华，根本就没有一套合身的衣服，别说是正儿八经的白上衣蓝裤子了。

回到家里，老华涨红着脸，第一次张口和妈妈要衣服：“……别的同学都有，就我没有。我不是臭美，一个人没衣服，会影响全文艺队的。妈妈你给我做一件吧，就这一回！”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妈妈也没轻易答应。不是她不爱自己的女儿，她把自己的老丫头看成宝贝疙瘩一般。可要做一套正规的白上衣蓝裤子，哪来的钱啊！

看着老华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她那身不合体的旧衣服，妈妈的眼泪再也含不住了。她一把把老华拉进怀里，轻轻抚摸着老华的头说：“妈妈给你做，给你做！”

“真的？妈妈你真好！”老华从妈妈的怀里挣了出来，瞪大眼睛瞅着妈妈，十分感激地说。

许了愿的妈妈，真的为老华的一身演出服犯开了愁。夜深了，她还是不能入睡。第二天，她把自己的一件白工作服拆了，洗干净，给老华改成了一件合身的白上衣；她把大女儿的一条蓝裤子拆了，剪掉一块裤腿儿，翻了个个儿，又原样缝上。老华穿上了妈妈给做的“演出服”，美得不得了，在一块掉了水银看不清鼻子眼睛的镜子前照个没完。

汇演一炮打响，各学校都知道了董文华的名字，都羡慕她有个好嗓子。大杂院里的人们也觉得老华露了脸，见着老华的妈妈说：“咱们的老华真是有出息啊，咧咧到戏台子上去了，说不定将来咧咧出个戏子来呢！”

老华有了知名度，学校有个大事小情，总要请老华唱上一段，区、市搞汇演，总少不了她的女声独唱。